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龍川集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九 集部

龍川集卷十二　　宋　陳亮　撰

三國紀年

序

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言一動罔不畢載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變焉有源

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為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歎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修先王之禮物庶幾後世有考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然後古詩之存者無所復用矣初周室東遷而霸道

興當孔子時天下邦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下之禮樂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三都之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與三家共隳之孟氏之不隳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不用奈何其終哉陳恒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為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

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漢興九十餘載司馬遷世為史官定論述之體為司馬氏史記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矣故自麟趾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為紛紛矣夫善可為法惡可為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先主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

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倔强江左自為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漢實有紀其體如傳條章不為書也詔疏不為志也志曰漢畧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實代漢吾以法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吳與漢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吳畧著其自立也合漢魏吳而附之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為三國紀年終焉嗚呼漢之有魏魏之

有晉晉之有五國讀吾書者可以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守令　名將　猛將　高士　列女

漢昭烈皇帝

陳子曰諸葛亮言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

事之際亦可悲哉方漢帝以山陽公賔於魏或曰崩昭烈撫膺大慟始議舉大號尚書令劉巴主薄雅茂皆以為示天下不廣前部司馬費詩爭之尤切其畧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羇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已入關猶逡廵不敢當況今殿下未出門庭耶昭烈以為非是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漢後主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為矣蔣琬費禕亦相繼殂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諸葛亮

陳子曰初漢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後有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往往以宦者為之成帝時始更用士人中興雖置三公而臺閣實專國命矣昭烈在蜀以國政歸

丞相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有所謂僕射黄門侍郎者更為輔導天子之官諸葛亮以大公之道一整綱紀明白洞達民用其情方連歲出征而平世之文未遑具舉是以條章多闕非獨注記之失也論者稱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生成敗要何足論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為未疏哉

罷統法正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覬非望如惓惓漢事

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關羽

陳子曰余論次羽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沒未嘗不痛恨於吕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民負檐而立使羽搚樊襄陽乘鋭兵徑進雖以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

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龎統法正之死天真無意於漢哉

魏武帝

陳子曰東漢之衰賢人君子相繼就戮桓靈於是乎不君矣魏武猶藉漢以令天下豈髙光遺澤猶有存者耶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蓋當時苦於無政久矣漢雖終禪而剪除異已不亦勞乎其子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參之是時非過論也

魏文帝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為過賈誼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罷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為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國庶幾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謚曰文也

魏明帝

陳子曰帝生數歲武帝甚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嘗接識朝士即位之

數曰獨與侍中劉曄終日欵語曄出語人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其東西征伐大營宮室之意壯矣要亦何嘗拒高堂生諸人之諫哉

齊王高貴鄉公常道鄉公陳留王

陳子曰余論次魏之本紀睹其維持王室之計矣曹爽顧足以當斯時乎王凌以齊王受制於司馬懿欲更立長君其子廣獨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晏虛華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兢於世

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而莫之從故雖勢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植勝己修先朝之政令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柄未易亡也魏於是不可為矣

荀彧

陳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使充此言不亦文若之心而天命將安所歸乎不待其定而開

數百千年盜賊之謀死固有輕於鴻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齊威之心暴白於葵丘之會賴限於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豈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為夷也余論次文若事具有本末蓋明於天下之大勢而通古今之變者也世徒以智計歸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荀攸

陳子曰攸隱於智者也可以為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禍漢魏之際豈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導之而卒

不能正也攸於是以智隱矣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陳子曰漢室再亂於賈詡終於董昭至於左右前後以成魏之霸業者昱嘉之謀為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始詡察孝廉為郎以病免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已就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我死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贖我氐盡殺餘人而釋詡時太尉段熲威震西土而詡非其外孫也詡之智大抵如此

鍾繇華歆王朗

陳子曰當曹公之末年天下無復為異者矣及文帝山陽之際雖朗等皆以為魏真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無愧色不然身為一時儒宗豈其無恥至此乎然則吳之自立其亦差強人意也哉

陳登田疇

陳子曰登非自屈於曹公者其心直以為為漢耳疇卒以志義自免使登及疇時又將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資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計豈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陳子曰天下之厭亂久矣故曹公之興士無巨細咸起而附之使其聽天命之所歸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顧不多哉

袁渙

陳子曰此皆漢末守志行義之儒也而盡爲曹公用彼其心豈有所利哉始渙嘗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惟彊

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凡諸儒之所以自處者審矣而曹公亦可謂感哉

劉煜蔣濟劉放孫資

陳子曰以陳平之智高祖猶憂其詳於避就而緩急不知所仗也放資遂以社稷輸人尚何疑乎濟徒知專任之非而不知後日之至此及當其禍卒亦不能有所為也曄於其間最號為智而竟以智窮智其足恃乎

夏侯玄李豐張緝

陳子曰夏侯太初處死生禍福之際而不動名不虚得也而遇非其時矣二子之死義乃與太初同命尚何憾乎

王凌令狐愚毋丘儉諸葛誕

陳子曰司馬氏之禍舉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獨以義死豈惟魏之純臣哉至其發不待事奮不及機逡廵就圉以冀天下之有變此所謂有忠憤而無遠畧明於義而不知其變者也而王廣亦與此禍何其悲哉

嵇康阮籍

陳子曰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乗斯人望安之久而竊其機耳籍康以英特之資心事犖犖宜其所甚恥也而羽翼已成雖孔孟能動之乎死生避就之際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陳子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厦之為適貿

戴而疲勞望婆娑之木而憩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為之掩涕而魏書終焉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風矣亦所以啓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

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

吳大皇帝

陳子曰初大皇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書稱說天命魏武笑曰是兒欲頓吾爐火上耶然自是與之通矣文帝樂其稱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荆州而植功於魏有事秭歸而無後憂及吳蜀之勢儼然矣於是通好而絕魏大皇之稱號也漢衛尉陳震實來大皇與震歃血

壇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蜀吳兗冀並涼屬之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

會稽王景皇帝歸命侯

陳子曰大皇之立國豈有中國之志哉君臣上下畫江之慮精矣其流風遺澤固足以後亡也雖徽歸命侯之虐寧能更長乎是以君子從其自立以著其興廢焉

張昭周瑜

陳子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至主少國疑大臣未親百

姓未附之際吳起屈焉桓王屬大皇於張昭更以周瑜遺之後瑜驅馳於顛危之際昭遂廢不用何哉江東雖定而國輕矣余論次其行事使善觀國者有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陳瑀應瑒劉楨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為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向揚雄為能自拔也中興班張崔蔡相望於百七八十年之間寧獨其氣格之非是然其辭意終不近也至若建

安七子之風槩似矣又爭效其長於曹公父子天固將以文其業耶及漢魏之際非復數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何便於此哉

鄧禹耿弇附錄

初劉伯升死光武於漢事惓惓也持節北渡河鄧禹首建大策遂參密議連兵西征關河響動當此之時其威略至無前也赤眉延岑獨足嬰其鋒哉帝敕使進兵連輒敗禹念專任之不稱以疲卒徼戰不已帝賜詔曰赤

眉無縠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馮異趣往代之禹自來歸絕口不道兵事王郎之亂及更始有詔罷兵徼耿弇不決帝獨兒畜之耳及平齊無一不如其言意始壯之而從諸將驅馳常出其後天下既定帝方偃武修文膠東高密並敦儒學弇故一將也於是自高帝以來光武最為善保功臣者

諸葛亮附錄

曹操以漢天子之令征伐四出為漢功臣孫權秉義稱

藩當是時心雖不可量曹逆節未暴於天下也如孔明言荆蜀之勢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則可圖及吳詐取關羽秭歸又以敗孔明甚恨恨也丕既巳易姓𤣥德中道而殞屬大事於孔明而及其子焉孔明懼奉先帝遺詔不謹義不敢即安是以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末年渭濱之師其規為志意遠矣惓惓漢事之心對越天地鼎足之計非孔明本指也年踰五十而死豈非天哉初孔明之游學也頴川石廣元徐元直孟公

威等往往務精熟孔明獨觀其大畧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馬德操兄事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獨拜龐公床下龐公不為止孔明為丞相時許靖為太傅靖在中州有英偉稱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善於是靖老矣愛樂人物風流藹然孔明親為之拜玄德嘗為孔明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甚悉其君臣之間始終可考者如此

曹植 附録

曹操取天下於羣盗之手可以為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為名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况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茍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堪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邪大業既已濟困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累疏求一出其力自効抑所謂其兄關弓射之則涕泣而道之者邪三

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蓋孔子之謂仁者也

呂東萊荅書

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頓猶未甚薾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閏月交乃為入城之行若路過内白幸遣一介至明招問其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賛累日已詳看用意髙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

未曉處序云漢曰畧魏曰書吳曰畧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不知漢畧與紀年是一書爲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賛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系賛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漢魏吳則又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漢昭烈魏武以下諸賛必不可系於此旣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爲賛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叙每君之本末而系以

賛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漢昭烈賛論其君臣反復
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却似
不達時變漢統既絶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
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
耳武侯賛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
令尚書令皆宦者為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
王者之作天猶以為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
後主賛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魏武賛述

來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語未曉魏文帝兩贊
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
駕伐吳謂中國庶幾息肩亦未協吳武烈贊論漢末
守文之弊及啓桓王之翱翔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
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麗
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
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似之
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晦工夫亦謂大概如此耳

吳益恭昨日得桂陽書云見今攝郡却不云攝何郡

也其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

深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資與駑鈍者不同然考之

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

此暇時序次裒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

敢盡之語也人回署此上布餘悉俟續稟

龍川集卷十二

龍川集卷十三

宋 陳亮 撰

史傳序

高士傳序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士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汩其真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為高哉周澤既衰異端

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顔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為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繇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繇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頽波

靡俗之中可以為髙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顔閔以來若四皓嚴先黄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廹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為之者異矣今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歴觀諸史見若此者切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閟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為髙士傳以備日

覽諺曰非爾之髙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讐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况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

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没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閒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為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為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襃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未之瞑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也若翟義王淩毋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所必責俯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

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孰權其力趣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迺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貫髙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迺其寃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為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頹俗聖人懲勸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睠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喻之嚚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導商

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耆舊强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為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為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為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之

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豯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畧如之然亦可以為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褫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東齊以為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時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補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繇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為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為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

患蓋五常之用智為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已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迹焜灼史筆中絶雖有奇謀至計類鬱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刪次

論列惟意之從合而曰諜臣傳其竒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為無取云耳

辯士傳序

古者兵興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為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葢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

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辯不貴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之相形衆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之徒往來乎其間揺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趨之以其所甚欲押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辯士之風要

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酈陸侯隨輩皆以辯聞然
嗜利無恥不問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信使誠
為有間至其辯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繇數子
以降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跡之著
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為辯士傳又
為叙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
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即位之初敵再侵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甞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為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夫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茍非上聖必繇英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平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

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廹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為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也葢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媢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

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馬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不用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馬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馬不踰朞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

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牵其臂廹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

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

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北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歎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敵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北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敵使使謂曰聞南朝

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廵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

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
庡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為余言其
人且曰我甞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
余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
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
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
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
余甞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甞欲傳其

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没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竒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吕頤浩趙

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㮚劉𩣺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𩣺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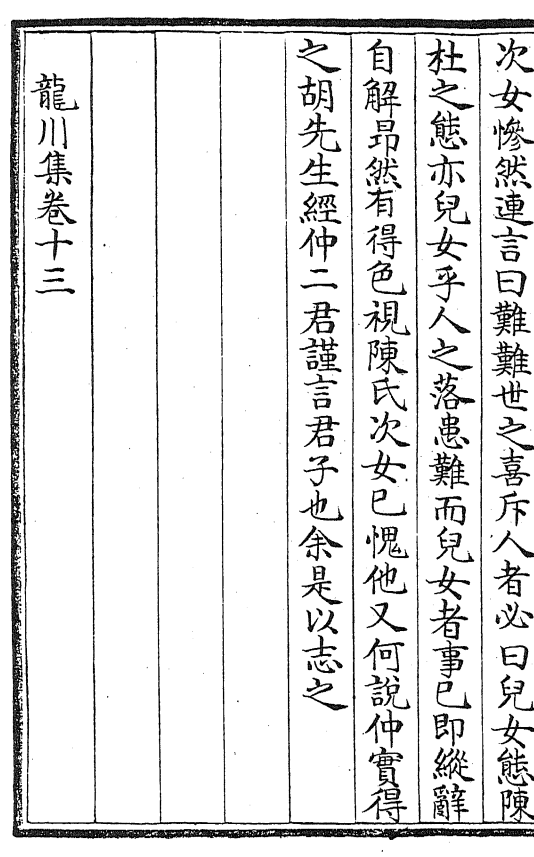
時雍范瓊合十二册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為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二列女傳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

妖朧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讙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縻帛于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復冠廼廼死其家遑遽號噭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

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為余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進焉余既傳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為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並為執植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為動掠鬓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污焉後有諗之曰若獨不能為姊所為乎



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龍川集卷十三

龍川集卷十四

宋　陳亮　撰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聖人之心葢天民之先覺也手為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為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橫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

之視二程為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横渠而謂二程為顔子其學問之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明道以為其得此意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叙易春秋葢其晩歳之立言以垂後者間嘗謂其學者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葢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為之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源書

伊洛禮書補亡序

吾友陳傅良君舉為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潔者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于蜀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舊修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為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之尚可訪也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仁義禮樂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顧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為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横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録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録夫豈以為有補

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楊龜山中庸解序

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盖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

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為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春秋比事序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為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

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考此其為志亦大矣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為婺之教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為易其

名曰春秋比事録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胡仁仲遺文序

五峯胡宏仁仲故寳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名安國字康侯之季子也文定嘗以春秋一經侍太上皇帝於講筵又嘗爲之訓傳其學問所繇來可考矣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峯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傳文觀之見其辯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於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爲自盡於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

仁終篇之中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幾五峯之志未泯也

鄭景望書說序

余聞諸張横渠曰尚書最難看葢難得胷臆如此之大若秪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為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葢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為之説其亦異乎諸儒之説矣至其胷臆之大則公之所

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鄭景望雜著序

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已以呂申公范淳夫為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為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直

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骫骳之文不根之論是其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于後余永康陳亮也

桑澤卿詩集序

予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為妍卓犖為傑黄魯直論長短句以為抑揚頓挫能動摇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

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桑澤卿為詩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謂用功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百戰方為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為酷似其舅一戰而勝亦畧似之然終非真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兵法既盡乎骨肉之間有留行則人將議其慘矣

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臾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

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為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為幻化未為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黜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脉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闕豈惟失其用而體

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爲書也乾爲父坤爲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爲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爲宗子而大臣爲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爲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

亂是其所以為理一也至於此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胖樂天也寧親也違義者自絶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暴也惟踐形者為能盡其道也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來能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為無忝矣自強不息可以為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足為法不通而無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

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失其所從達以自遂窮以自修存以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掩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類次文中子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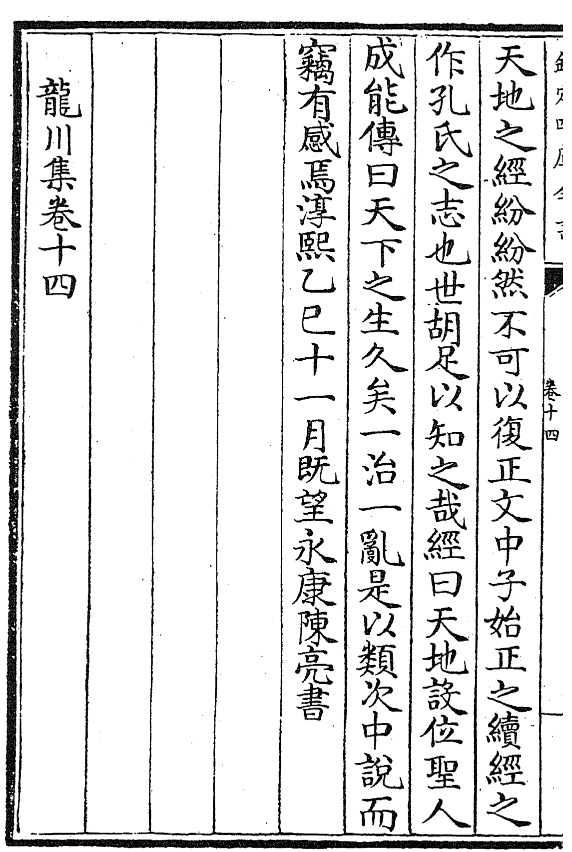
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

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為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為之叙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叙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為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學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

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
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為十六篇其無條
目可入與凡可畧者往往不録以為王氏正書蓋文中
子没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歳十一月唐公入關其
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畧嘗往來河
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
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
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

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為之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為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揚荀揚非其倫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為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桓一匡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窮吳越乃始稱伯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聖人蓋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

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辯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畧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為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汨於記注之書



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說而竊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龍川集卷十四

龍川集卷十五

宋 陳亮 撰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祕閣修撰韓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寃無告劾去去之日百姓遮府門願留者頃刻合數千人手持牒以告攝郡事攝郡事振手止之輒直前不顧則受其牒不敢以聞明日出府相與擁車下道中至不可頓足則

冒禁行城上纍纍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其喉自誓於
公之前者里巷小兒數十百輩羅馬前且泣下君為之
收淚告以君命决不應留輒柴其闕如不聞日且暮度
不可止則奪刺史車置道傍以民間小轝舁至梵嚴精
舍燃火風雪中圍守之其挾舟走行闕告丞相御史者
荅千數百人而未止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間欲以舟
去百姓又相與擁之不置溪流亦復堰斷不可通鄉士
大夫懼螻蟻之微不足以回天聽委曲諭之且却且前

久乃曰顧公徐行天子且有詔矣公首肯之道稍開公疾馳徑去後來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責誚怒罵不啻仇敵嗚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智者而問之

送丘秀州宗卿序

嘉禾於今為輔郡德意閒弗克盡孚地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於是乎不苟矣財有隱漏遺之民斯用裕乃

欲以括隱漏為功使及先王時將安處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一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爭上下有制末作有禁兵不吾蝕緇黄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況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況具耳目鼻口與吾無間者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嘉禾之民獨不得與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用裕於上下交孚之時布信於法禁

之所不及獨無其道歟於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送諸生赴補序

今年夏進士既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羣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為不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

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藪無非可學事者有如不得其門則終日榻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為臨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

謂陳子曰子以惇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學於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進曰准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何憂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于安齋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為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

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辨耶龐士元蔣公琬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為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為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

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盍
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
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
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大則
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
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為而附輦之邑尤
不易為也無名難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
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

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
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皐間蕭何至遣老
弱未傳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
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説哉平時所以為民慮者甚周緩
急不時之須亦為民計而已矣未甞為民慮也而行一
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戢刃於其胷者直須時耳若曰
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揺首以聽其
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

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為之地也子羔為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瞠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

送吴恭父知縣序

是新安二吴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吴獨好使酒任氣空所有當樗蒲一擲不為後擲計而勝負往来輒達旦未已遇其倦時間引惡色自汙不揖客徑寢有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睫不得交黎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揺揺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間羣起就

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遥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

佇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則歌呼如

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吳儞也為首選者他

日又曰復吳儞也儕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為

可殺而皆不顧計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並海海盜出

没鬼神不可蹤跡間来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

禁君於是儆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

至盜驚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

以肩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旱饑民什百為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為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以為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為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槊於其間聲勢張甚邑無賴有襲旁境所為者法外出新

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自劾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攟摭出條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為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令咼鑊實甘吏從旁爲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於是不可行矣外裔掘强孩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十年矣顧不能為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

餘遇君為之捉手起立於其别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毁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送叔祖主簿髙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為是言矣其後始有為貧之説仕至於為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為於其間

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俛首而肎爲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廹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甞一躓於科舉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爲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晩從恩科得一官冒寒爲數千百里之行而無懟辭怨色蓋昔者伯夷羞與鄉人處而栁下恵至不以袒裼裸裎爲浼事固有大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値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

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學校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某聞尚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龔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總風憲曩固嘗加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聞其賢舊矣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譽道之往拜四公

退與君上下其論人生贏糧千里求天下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伸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嘆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為時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違故舊則民不偷公見㝛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慨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為某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

送嚴起叔之官序

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巖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校餘三十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巖起或出力以自效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盖既貴而能相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者皆所不校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托其身於一世哉晩得一官將

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固索手自奮者也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予甞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爲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来黜陟不知書問斷絶將何所指名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涥然興懐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逢其與亮游者出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

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恥有歸矣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于恕齋

送王仲德序

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為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為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後

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説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黄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来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訣而不能同其説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説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来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説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為不足學矣世之為高者得其機而乗之以聖人之道為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麾其後生以自為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巳之向

而後欲盡天下之説一取而敎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感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為隣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之俊造而猶未以為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呉門以畢其業益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於後生之為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頼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為説以先

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送吳允成運幹序

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為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葢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

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
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
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
而已及其徒既衰而異時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
髮潰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者而出反之慘乃至此
乎三山吳允成少以氣自豪出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
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
畏且語余子所交皆一世老蒼至等輩已是第三四行

人葉同年為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為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世為忤予盍為我誦數前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惘然失嘆意以為雖知所從来而不敢言也自是相與往来如舊故縱諛其所長以暴白於一時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並舉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無髮須之禍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歡而無間也及其去永康

余將敘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為之蓋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允成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職若新為吏者其志嚮豈有窮哉

贈武川陳童子序

童子以記誦為能少壯以學識為本老成以德業為重年運而往則所該愈廣所求愈衆窮天地之運極古今之變無非吾身不可闕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

已能者為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為歉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自吾聖人及若後世之賢智君子騷人墨客凡所以告語童子者辭雖各出其所長而大槩不過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長不知勉未老而頽惰如七八十歲人者此天地之棄物而何以語童子哉童子之資禀特異而猶記疇昔之所聞所見其畧之可言者蓋闕黨童子聖人既與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見者而有疑於異時之遠到故孺悲則辭而不

見將以警策之也後世諸賢其於童子豈能有此財成
輔相之道哉而況若余者乎童子行矣奇妙英發不極
其所到未可止也落華收實異時相與誦之

贈樓應元序

往二十五年時余方學為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
之文章無巨細必求觀之嘗得詩文數紙清麗不凡近
而所以鳴其窮者亦甚至曰是樓君民範之所作也已
而又識其人於路西陳氏端愿自戢斂若不與一世校

是非長短者余心念之其後二十年有衰經而奉書過余於蕭寺發而讀之善自道說其所能亹亹然將爭長於士林中則曰是民範之子也民範今死矣嗟乎伸民範之屈者其殆是乎留與共學者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間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未已者也且言身窮不足恤有母無以為養則不如無生矣況欲卒業以終父之志乎余悲之夫一有一無天之所為也衰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人之惓惓於仁義云者又從而

疏其義曰若何而為仁若何而為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為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獨以為財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刼取之其道為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雖然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若余之所以為樓子計者非不知少望之言為可畏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贈術者宣顛序

宣顛論命多奇中而不出於鄉閭彼初不知當今公卿

之為何人執政侍從之為何官人之善惡時之向背皆所不知也余聞其論余命之禍福多矣而不識其人一日欵門謂余命來年當稍異於舊余因以朝之貴人及平生故舊之命俾推之言其禍福多與吾儕之私意合獨論羅春伯韋德懋葉正則必作宰相彼未識宰相之為何官而其言若此亦異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運果能與人意合乎又自言歲之十月必死不死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為驗余為書之而葉正則偶然過門

一見而笑曰世寧有是事而子信之乎余以為人自分必死而獨蘄于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贈術者戴生序

括蒼劉夢求未嘗得邵氏先天數而知人休咎如數一二說人冥眛中事如燭照而面詰也或曰有術或曰是有神焉余皆不得而知要之先事者獨得無感於此乎劉術行於三衢今遂為衢人士大夫之過衢者以不問夢求易卦為恨余聞有戴姓童姓之在衢者得夢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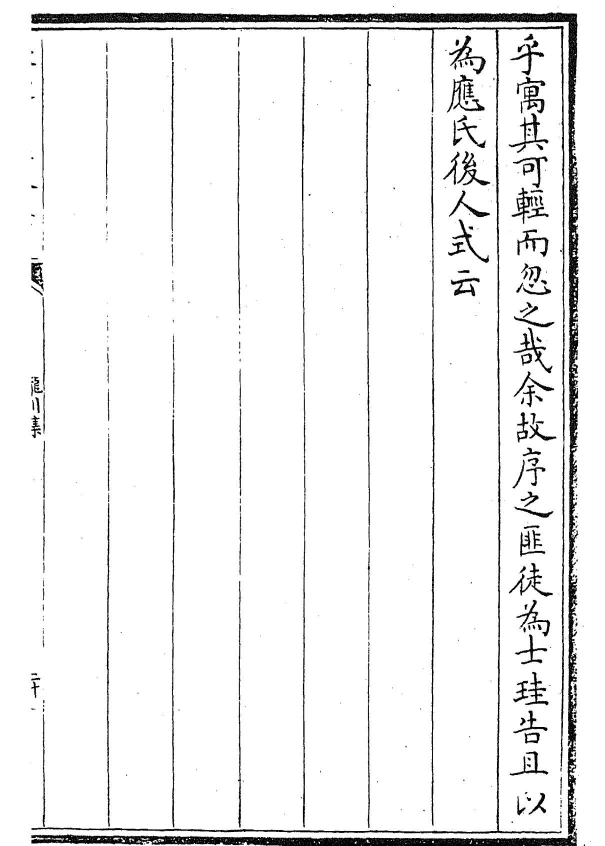
術而精焉戴生挾其術寓于外家余與鄭景元招而問之其言目前事殊駭人聽至論其遠者多為余言禹孟子事夫大禹之功孟子之德業余平生之夢寐在焉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神以是而戲我乎亦戴生切有聞焉而見戲乎一家小大皆欲從生問禍福而生乃欲與余論一紀事恐其見戲之過則余無以堪也姑以余字先焉士大夫之欲從而問一紀半紀者皆當留字於此以為信

後杜應氏宗譜序

應自周武王之子封於應以國為氏其子孫散處殽函瀍洛世業有光漢有曰曜隱淮南山時稱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曰邵篤學博覽著漢官儀刪定律令獻帝朝拜太尉魏有曰瑒璩昆季竝以文學貴顯三入承明宋有曰文臣任中散大夫右文殿脩撰隨高宗南渡占籍永康遂為永康人子子和登孝宗淳熙中進士第題詩有三紅之句時號三紅秀才刺郡至觀察使掌中軍

都督府事其子贇居東陽葛府傳二世至大六諱莊同
兄大五講書始自葛府復永康大五居縣西三里頭大
六贇居後杜杜氏生二子文中文正行曽曽傳端端傳
昌浙自中散東遷凡七世士珪則端行字德瑋登宋咸
淳中解榜官至廣東廉訪司副以才名著稱嘗慟其先
世汴譜無聞且懼来裔迷厥所出乃肇自中散至大六
凡五世又斷自大六為後杜始祖至昌一凡若干世定
為一帙本末源流鑿鑿不紊可謂尊祖烈矣間徵余序

其首簡余惟世系之不明久矣昔唐貞觀中詔温彦博等撰氏族首皇族次外戚而黄門侍郎崔氏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降及五季舊本殘缺雖有譜猶無也世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貴族名賢以為之宗生悖其親死誣其祖良可悲夫今應氏之譜尊卑奠昭穆明簪紱光聯克稱厥後所載者皆耳目親擊豈以杜正倫郭崇韜前車之覆當戒耶有裨益於名教尚矣夫表功德厚親族制婚姻明人倫皆譜



乎寓其可輕而忽之哉余故序之匪徒為士珪告且以
為應氏後人式云

龍川集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羅善慶